

至今没搞明白,上海人为什么把菜场叫作“小菜场”?

在我的观念中,菜场是上海人家跑得最勤,也是家庭仪式感开始的地方。主妇们一天中的社交生活便是从跑小菜场开始的,而这种社交与生活距离最近、最自然,充满了扑面而来的烟火气。

我是喜欢跑菜场的,前些年网上买菜还不那么风行时,我几乎天天要去小菜场报到一次。打开尘封的记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跑小菜场是需要制定战略战术的:那时的我清晨5点不到便顶着星星,提着菜篮子出门了。我家附近的菜场是隔着江苏路两边的东浜和西浜,现在的东西两浜已被拓宽成车水马龙的干道,连名字也改了,东浜叫东诸安浜路,西浜改成宣化路了。去小菜场赶早不赶晚的道理谁都懂,至少能在有限的品种里稍稍选择。我那时就学会了一些技能,同样是南瓜,粉不粉靠指掐。指甲容易撤下去的肯定嫩得出水,中看不吃。

当年的小菜场可以用热闹非凡来形容,处处是长龙。你想买几

样菜就得排几个队。砖块、破篮子都是队伍中宣示主权的替代品,自然它们的存在并不保险,随时有被消灭的可能。买菜的大军中还有一群如我们这些没读过多少书,却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年轻人,待业在家的我们大都承担起了买菜的任务。住在一个街道,跑的又是同一个小菜场,渐渐地彼此熟悉起来,相互照应。也有因日久生情而结缘的,我们中有一对知青,男生宽广的肩膀总是为排在他面前的女生遮风挡雨,后来他们组建了家庭,那是属于小菜场的浪漫。

走出小菜场回家前,我还要到永乐邨弄堂口的早点摊顺带买“四大金刚”。排在油腻腻的大饼油条摊位前,付了钞票和粮票,把黑黢黢的竹牌子交给香烟不离口的大饼师傅,刚出炉的大饼又热又香,稻草绳串起的油条还滴着油,而豆浆则拷在自家带去的大号搪瓷杯里,一大勺滚烫的豆浆倒进去,比坐在摊位前喝

### 小菜场

章慧敏

它多了一倍以上。如果要问我小菜场经历中有无记忆深刻的事?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那年春节前邂逅的一次信任。因为要做蛋饺,我在禽蛋队伍中放了一块砖头,自己则排在猪肉摊前。忽然发现那块砖不知什么时候被人踢走了,而肉摊队伍的前进速度像蜗牛,啥时才能轮到?真是心急得像猫抓,却又无可奈何。



这时,排在我前面的男孩手指着斜对面的禽蛋摊位,说他妹妹就要排到了,他要给她送票子去,一会儿再过来。我问他能不能帮我把冻鸡和鸡蛋捎带买一下?见他点头,我不假思索地把票和钱塞给他,眼见他一溜小跑地钻进人群。就在男孩撒腿跑时我已经后悔了,轻易地把票证交给陌生人,要是他一去不返怎么办?七上八下中突然看见远处的男孩正领着妹妹奔过来,“鸡买到了,鸡蛋卖光了,我帮你买了冰蛋。”说完,他把多余的钱往我手里一塞,继续排他的队,

人的感官中,舌黏膜产生的味觉刺激是最快到达大脑皮层的。而人的味觉记忆可以持续四十年,是所有细胞记忆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味蕾的记忆,不仅因为食物的味道,还源于这味道里隐藏着被遗忘的过去。

老旧的记忆引诱我回到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酒宴,四方桌八人坐,十碗头抓紧曲(吃)。所谓“十碗头”,凑足整数,寓意十全十美。哪家有大事,都会请来当地知名大厨操办。乡里的粗鱼肥肉,任岁月蹉跎,依然味道醇厚,朴素的民风民俗,仍在温暖人心。

“头道全家福,扣肉上好,小炒走起剩碗汤”——经常听年长者说起。若在酒席中碰到发菜间隔时间过长,酒桌上定会有人抱怨:“嗒,厨师傅只醋溜鱼烧勿出来哉。”症结在于当年大灶上的两只大镬,一只上笼,一只炒,又是柴火当道,倘若碰到镬灶不灵,那才叫急煞人呐。因此那年头的人们都会自觉地在小年夜请个灶君菩萨,心诚则灵,以保太平无事。

乡宴讲究规矩,也重排场,至亲提前一天就来

帮衬东家整理场子,便饭开始,厨师挑着行头踏准时辰赶到。讲究点的,提前两天到东家走一趟,检视灶头和柴草,吩咐东家把肉皮洗净晾干挂起,条件好的,会把海参先浸发一下,待翌日再作整理。

有经验的厨师会让东家挑个能干的帮工烧火,酒

### 难忘乡宴

刘建华

席前一天就忙碌起来,两只大镬,一口倒入菜籽油投入肉皮浸养,另一口把五花肉煮上。差不多一个小时,肉皮养熟发好沥干,待油锅青烟蹿起,爆扣肉连着上。没经历过朋友,想象不出此番热火烹油的紧张场面。

养肉皮、煮五花肉的时段里,厨师会把猪后腿的肉皮刮净,摊上鱼糜,菜刀调向。做啥?排鱼圆哉!这才是真正的手工业。要知道,当时厨师的工钱是酒席每桌8元,便饭每桌4元,赚的是良心铜钿,企盼着小日子蒸蒸日上。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乡厨地位的提高,老百姓也较早前有了点积蓄,酒席工钱提高到每桌20元,合面上也从十碗变成了十二碗十四碗,还时不时会加个拍猪脚爪之类,以慰胃袋。曹娥等地已逐渐把扣肉这道菜放到了发菜的中间段,席间你能听到炮仗响声,就意味着酒席过半啰。

想来,当时的厨师比起现在要难做得多。若一不小心把用做扣肉的五花肉整坏了,那可是没有人来救场子的。整块扣肉开作10片,肉饼子鱼圆每人一大颗,胃口再大也别想多吃

一切都那么自然。那晚,我第一次用冰蛋做蛋饺,虽然模样和口感可想而知,但这暖心的一幕让我感动了许多。

我发现如今喜欢跑小菜场的仍有不少人。我的女友熟悉网络,照理动手指清平台送菜上门方便快捷,但她一日不去菜场就觉得失落。难怪她身材修长匀称,原来是跑小菜场跑出来的呀。今年高温天,有人在朋友圈里晒出黄瓜的价格,一位雷打不动跑小菜场的“主夫”点评说,黄瓜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品质不同,产地不同,价格不同,不去小菜场的人不懂的。

上海老百姓有一句话:“菜篮子里看形势。”这个格局有多大。我仿佛理解了上海人将菜场叫作“小菜场”蕴含的意味了。在上海话中,无论买的是鸡鸭鱼肉还是萝卜青菜,一律称为“小菜”。上海人谦虚啊,他们把西餐叫作“大菜”,而家常菜则是“小菜”,小菜哪里买,自然是小菜场喽。

喜欢小菜场里那股热气腾腾的市井气息,它是阅读城市的起点,也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睡梦中突然惊醒,有点蒙——怎么会有鸡叫声?稍稍清醒,想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岳母头天从乡下老家来,带来一只公鸡,晚饭后她拿出剪刀,准备杀掉,但女儿死活不让,哭得稀里哗啦。柔软的泪水打动人心,她外婆笑哈哈地放下剪刀,公鸡转动着小小的脑袋,黑豆一样的眼睛左顾右盼,全然不知它刚刚逃过一劫。

这是一只十分健硕的公鸡,双腿粗壮,背腹部的羽毛红得像火红的枫叶,尾巴修长、乌黑,让人疑心它身上的一片羽毛落在水里,马上就会点染出一片墨黑或淡红。它那么威武而又帅气,行走时必然气宇轩昂、目空一切;要是奔跑,鲜红的冠该会轻轻颤动,像一支跃动的火把。它这么突出,被岳母看中,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岳父、岳母一辈子种田,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我家,每次来,不是手提就是肩挑,篮子或箩筐里有家禽、鸡蛋、香椿头、茼蒿、蕹菜、毛豆、莲子、菱角菜……一只长方形篮子或两只圆形的箩筐简直就是一个小型菜场。

岳母将公鸡从篮子里拎出来,放在厨房拐角的蛇皮袋上。这只惯常在松软的泥土或草地上奔跑的公鸡第一次这样躺在陌生的地方,它不停扑腾,但双脚已被一根细长的布带子缠住,苦苦挣扎的同时,嗓子里还不时发出“咕咕”声,过了许久才稍稍消停。但惊恐总会不时袭来。倘或有人经过,它会扑腾;听到自来水冲击水池的声音,会扑腾;油锅冒出刺刺啦啦的声音,也会扑腾。女儿不时跑过来看,但她生来对鸡就有些怕,这么一只庞大的公鸡更是让她忌惮,她站在远远的地方,将怜爱的目光投向它。晚上,厨房里的灯光熄灭了,不再有人走动,也不再有任何声响,公鸡除了偶尔扑腾一下,嗓子里间或发出几声“咕咕”,终于安静下来。这只第一次到城里的公鸡,在异乡的黑暗中度过漫漫长夜,它有着怎样的复杂情绪,对我来说是个谜,而对于一只惯于趾高气扬的公鸡来说,命运的改变不过是倏忽之间的事。

我被有力的鸣叫声弄醒后,再也未能入睡。寂静的夜空中,厨房里传来第二次鸡鸣。我没想到,在黑暗中熬过大半夜光景,它还会在异乡陌生的水泥地上发出如此清脆的鸣叫,一声又一声,叫完了它该叫的最后一声,才戛然而止。是公鸡的使命使然还是习惯使然,不得而知。我有些感动,又有些不安——它鸣叫的声音是像往常那样自然、舒展吗?它使出的气力一如既往吗?

一只鸡在世活过一些岁月,会慢慢有着自己的气息,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有自己走路、站立、睡觉的姿势,有自己鸣叫的速度和音量,这和在上世活过一些岁月的人完全一样。我有过很多次经历:慌张时,脸发烫,语速改变,音量改变,习惯于挥动的手会发抖或握成拳头。一只鸡在环境突然改变且被缚住双腿时,能镇定如初吗?

那晚,邻居们一定也被吵醒了,他们会生出疑惑——哪来的公鸡?有的人会为美梦破碎而生出恼怒,也有的人人会会心一笑,继而在床上辗转反侧,念起故乡的风物、往事。那一刻,不眠者的心头有忧伤漫过,有喜悦漫过,一声声鸡鸣,无异于亲切、响亮的乡音啊!

我亦是从小乡间闯入城市的一只“公鸡”。那个冬天,我从老家旁的一个码头,携几箱书,坐一条客轮,在浩荡长江上逆流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夜幕时分,我如同一根瘦长的竹竿杵在船舷边,风鼓荡着江水,两岸的风物在夜色中明明灭灭,船舷边的灯光被江水冲刷得支离破碎,夜色越来越远,我茫然地望着夜色中的远方,心中揣着无尽的惶恐……

这些年,我去过很多陌生的地方,见过很多陌生的人,见得多了,也就慢慢沉着了一些,再遇到惶恐不安的脸庞,就会留点心,悄悄给他们一些体恤。这是从我心底长出来的柔情,心中多了这么一种东西,自己也就更自信,相信自己活得像一个人。

### 仁者桂花

马国福

草木都在给予,桂花的美德就如先贤的品格,护佑着一方水土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百姓。大街小巷、绿地公园、小区楼宇、山川河岸处处可见桂花的身影,桂花不争,淡定、清逸、友善、平和,是一种源自植物内在秉性的善,这与“包容会同”的南通精神一脉相承。

虽然迟开,但桂花开得淡然、浓郁、喜悦,一如南通人勇闯天涯的刚毅与自信。城头变幻大王旗,它们仿佛一夜之间进入春节了,可以张灯结彩,可以弹冠相庆,满城尽带黄金甲,桂花黄袍在身,香气盈袖,它用自己琐碎的武器,坐稳了江山。美,终归凋零,但桂花不在乎身世飘零,一身的气质就是才华,骨子里的自信就是基因,不与世界争的达观就是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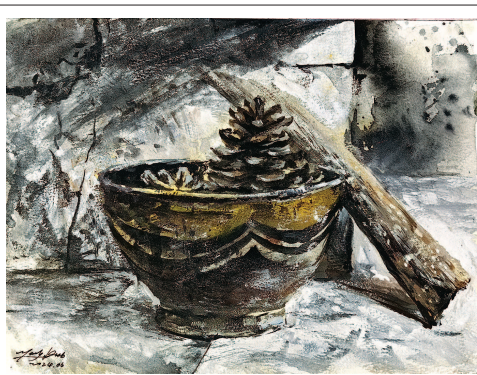
桂花友善亲和,具有儒家的内在美德。儒学是教养,是文明,桂花就是植物界的儒家文化的传播者,把“仁爱”“仁义”“包容”通过色彩、香气潜移默化地教化、社会礼俗与文化,成为老百姓日常的生活信念。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一种文化自觉,而市民百姓对桂花的共同期待守候就是一种在江海大地上与草木同

呼吸共命运休戚相关的日常厮守。在不同季节赏花咏花则是一种文明和仪式。桂花的香气如一把钥匙,打开百姓守候了多时的千千结。如亲人似知音,桂花平淡日常、司空见惯但不可或缺,却是十月底一场盛大的全民审美节日。秋风冶炼着桂花体内的黄金。闭关的人开始出山,桂花禅定,打开一部经典,仔细聆听,似乎每一朵桂花都在诵经。香是它们的声音。作为路过的人,我想攀着香的线索,深入它的内心,看看一个俗世中人,是否有望扫除壁垒的那点灰尘。

常常觉得植物都是慈善家,具有人类所有的美德,却鲜有人类身上的龌龊。美好的事物易逝,一场秋雨斩落树上正在开放的桂花。幽香寸断,零落成泥,没错,芬芳是植物灵魂的香气。

桂花是儒家是仁者,“修己以敬”,修养自己,安顿他人。桂花树是理想的人格,理想的敌人,等候在中年的路口,每年和我相约,秋风吹起,生命里有几个人如此忠实于这份美的契约,以它的美德让这个世界的每一寸空气泛着金光,让我们的视野学会仰望,仰望那些崇高的天空和星辰,在纷繁的尘世中找回自己,成为自己。



松果(水彩画) 朱丹

暑假假惯例邀请双亲大人出游,此次选择赴英格兰深度自由行。平心而论,起初英国并非首选,身为文艺老年的母亲更钟情于巴洛克的典雅与奢华。我请了5天年假,再加上前后各一组双休日,一共9天,既能让父母玩得尽兴,又不至于太过劳累。之前8次欧洲游,母亲总抱怨天换酒店太累,这次干脆7晚都住伦敦市中心泰晤士河畔的酒店,距大本钟、西敏寺、唐宁街、国家美术馆、特拉法加广场等都在500米之内。

英国旅游业成熟,各大景点自然也都有

### 旅游

牵着古稀双亲看世界 生星

汉语讲解器,但固定的讲解内容缺乏针对性。如何才能让父母获得更佳体验,自然还是我来讲解比较好。为此,出游前我就找了有关英国历史文化的通俗书籍让父母阅读,先建立初步印象;到达实地后再根据他们的知识储备作针对性的讲解,让他们不只“看热闹”,更能“看出门道”。“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只是入门级,感悟不同的历史与文化氛围才是旅行的真

### 云影香何芳

翠绿的叶,洁白的花,清新的香,轻灵的骨。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沉浸书海,临风无限清幽。天光柔和,缓缓翻开书页。不经意间,一片洁白的花瓣徐徐飘落。想来这份美好是不经意间落在发丝的,稍稍低头便飘落于书页,我不禁莞尔。花径小巷,周围是绿色藤蔓。店员热情地为我递上梅子汤,透明杯子里的冰块微微碰撞,敲出轻微好听的声响。轻轻摇晃手中精致的玻璃杯,天光云影跃然。窗外,藤蔓瓜果,缠缠绕绕支架上。茉莉清新淡雅的花香随风拂过,如同山间清泉,平增一份灵动。没有世俗纷扰,赏心悦目之景,陌生却美好。阳光从叶间探身而来,地上印满铜钱般大小的光斑。云影香里晕染开千丝万缕的蓝。弥漫花香的小巷;树荫下的风,飞扬的裙角和满眼的葱茏。天光云影,共徘徊!

七夕会 排父母在伦敦西区的

“国王陛下剧院”观摩音乐剧《剧院魅影》。他们学生时代学的是俄语,但音乐与情感超越语言界限,相比故事情节,克里斯汀与劳力士爵的真挚爱情更牵动人心,再加上华美的服装、舞台和道具,父母回到酒店后,仍觉意犹未尽。转眼已在回国的飞机上。身在万米高空,我已开始筹谋下一次欧洲游。“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趁着父母尚“年轻”,带他们去看世界吧!就像小时候他们牵着我的手走过春夏秋冬。